



刘玉宝的“甜蜜事业”

本报记者 朱惠莉

在南集镇长浦村,有一位做花生糖、花生饼手艺了得的老师傅刘玉宝。刘师傅今年52岁,做花生糖和花生饼已经有十多年了。今年清明,稀氏几百号各地族人前来长浦村祭祖,刘玉宝趁着这个机会,载着花生糖、花生饼,在村里连卖带送,一大竹筐的花生饼很快见底。

记者好不容易挤进围着摊车的人群,看到刘玉宝熟练地切花生饼,客户要几块钱,刘玉宝就切多大,放在电子秤上一称,不多不少,正好。刘玉宝见有的人光瞧不买,显然是不相信饼好吃,他就顺手切下几块让他们尝尝,感觉好吃了再买。

刘玉宝年轻时干过各种工作,也摆过小摊卖东西,后来从外地打工回来,一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就跟着做糕点生意的亲戚学做花生饼和花生糖,这对刘玉宝来说也算是门手艺。刘玉宝肯吃苦,脑子又灵活,不到半年,他就出师“自立门户”,开始他的“甜蜜”事业。

做好的花生饼卖完了,刘玉宝开始把锅铲搬出来,他要现场做花生糖。开火、熬糖、搅拌,刘玉宝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做糖的手艺看着简单,可要把糖做得又好吃又好,其实里面的学问很多。就拿熬糖来说,把握火候很关键。“差一点也不行,出勺出早了,粘牙,出勺出晚了,又苦又碎。”半个多小时后,一锅香甜的花生糖起锅,紧接着,碾糖、切糖、称重、包装,动作精准又熟练,一包包花生糖整齐地摆放在车上,引来了很多人光顾。

“我的生意一直都不错!”刘玉

宝回忆起这十多年来的“甜蜜”事业,脸上洋溢着笑容,心里也是甜滋滋的。据他说,花生饼和花生糖一天卖几百元也是常事,逢年过节的时候生意更好,家人都要上阵帮忙。

刘玉宝喜欢流动售卖,一直打算开个店,他觉得花生饼和花生糖都是乡里小吃,现在人已经很少能吃到,所以要开着车走村串户叫卖,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甜蜜”。外地他也会跑过去卖,前不久他就刚从响水回来,“骑着三轮车叫卖方便又不费力”。刘玉宝做的花生饼和花生糖在周边乡村也是公认的好吃,有很多别村的人听说后特地跑来买吃。刘玉宝为人豪爽大方,不论在哪做生意,凡是买过他的花生饼或花生糖的人都能和他成为朋友,同时,也成了他的老

买主。“刘师傅人很好,又能干。”同村的徐刚称赞道:“刘师傅不管是平时还是逢年过节,称几斤饼和糖送人是常事。”

刘玉宝做生意讲诚信也是出名的。不少人在他这里买了一次后,就成了老顾客。“邻村有个老人,好几年了,就认我的花生饼,一买就是10多斤。”刘玉宝开心地说道。“我在他这里至少买了六七年的糖。”正在买糖的杨大姐说:“他的糖很地道,香脆可口,最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过两天去市里,我打算买几斤送给亲戚朋友。”靠着这份生意,刘玉宝将两个孩子送进了大学校门,一家人生活虽不算很富裕,但也其乐融融。

那年三月小记

□ 大生哥

三月里来是清明,其实清明除了祭奠扫墓之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日——踏青。

在城市里所谓的踏青其实就是去逛公园,当然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对公园的选择还是有必要的,比如那年我们家还在深圳,我们就是带儿子去了离家稍远的莲花山公园而不是马脚之地的洪湖或荔枝公园,因为莲花山公园上山可瞻仰小平老爷子,山脚下又可以放风筝,祭扫踏青两不误,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公园的小湖中泛舟。

三月的某一天儿子满了两岁半,可以背二十首左右唐诗,可以背比我还记得多的《三字经》,可以认二百个以上的汉字,除《歌唱祖国》《国歌》外还可以像模像样地唱《伤不起》,很多儿歌就不用说了。见到年纪大的老远就会大声叫“爷爷、奶奶”,也不管人家回不回应;给他吃的喝的随口会来句“谢谢爸爸、妈妈”,也不管我们肉不肉麻。体重24公斤,身高99公分,比某些小记报道的21个月已76公分高的姚明女儿稍高些——当然小妹妹再过9个月长个30、40公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毕竟遗传基因很强大。

3月的最后一天,报名参加

今年春节的时候,儿子、儿媳单位放假晚,置办年货的事就落在我和老伴的身上了。我们都退休在家,反正也没什么事,老伴计划先把香肠灌起来,再学做点鸡糕,我只好答应。老伴是个讲究人,别人说他“洁癖”,对于市场上一些厂家生产的食品总是不放心。

于是,说干就干。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到城南农贸市场选购了猪小肠和15斤猪腿肉,腿肉剔骨切割后拿回家,拌上盐糖、黄酒、香料、姜葱沫等。下午借来工具一灌一扎,不到3小时就结束,将香肠挂上阳台晾晒后,下一步就是考虑如何将鸡糕做出来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天夜里老伴突然感到喉堵胸闷、喘不过气来,医生诊断是患了肺炎,除打吊针用药治疗外还得休息一阵子。做鸡糕就只能

学做鸡糕

□ 吴善然

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俗话说:“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层皮。”为了做好这鸡糕,我特地去找潘氏鸡糕传承人潘军讨经,在了解和掌握所用主配料与制作要领后,我毫不犹豫地动起手来。

制作中,割取鸡胸脯肉、猪肥膘各1000克,一起放到砧板上,就“叮叮咚咚”地斩了起来。斩了一会,看看面前的肉糊粗渣渣的,就继续不停斩,直到斩成膏状黏糊。

然后加上10只鸡蛋清、山药500克、肉汤300克、薯粉750克、细盐100克、味精10克和姜葱汁,加适

量水搅拌均匀。为了达到细粘适度,我左手紧扣盆沿,右手插入盆中的肉糊里,顺时针、逆时针不停地旋转,直到达至潘军师傅所说的那样。最后,倒入配制好的蒸笼内,再浇上蛋黄浆,开火蒸45分钟出笼。此时,我觉得两只胳膊又酸又累,连腰也直不起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看着外黄内白、馨香无比的鸡糕,我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听说鸡糕做出来了,尚未痊愈的老伴急不可耐地说:“快弄一点给我尝尝!”我连忙从糕块旁边切了两小片给她。只见她凑近了闻,又用手捏了捏,然后才放入口中,含笑说:“功夫已见六七成,还算劲道。但是口感与色泽同郑大、老潘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继续努力吧!”

中午就餐时,我将刚蒸的鸡糕配上青菜、鲜菇烧了一大碗羹汤,盛给老伴,她没有盛饭,把羹汤全都刷下肚,吃得齿舌生津、浑身流汗;继而觉得轻松舒爽,不久肺炎就好了。她逗趣说:“大米不煮不成饭,芝麻不压不出油;多亏你做的鸡糕,为治好我的病助了一臂之力。”

我把剩下的鸡糕切开放入冰箱待用,又和老伴一道投入为家庭筹备年货的行列中来。我将米面蔬菜购回后,老伴就忙于蒸包子、炸土鸡、炸肉圆,手脚不停,厨房顿时美味飘香,全家开心。

春寒花开

□ 苏翠玉

可爱的老叔

□ 杨海燕

父亲兄弟姐妹六人,老叔最小,依兄弟排行,人呼老三。老叔只比我大十多岁,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他没有长辈样子,爱说俏皮话,爱和我们这帮小辈做游戏,是个有趣的人。可是,在他的兄弟姐妹眼中,老叔却是一个另类。父亲每次提到他,总是皱起眉头,母亲也时常打趣说,真是奇了怪了,兄弟三人,老三的脸型最像老爷子,但脾气性格却和老爷子大不同。后来,我渐渐理解了父母对老叔的看法:祖父祖母性格耿直、为人厚道,祖父晚年更是不苟言笑,终日以为伴打发光阴。而父亲和二叔因受祖父文革牵连,皆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从没放弃努力,父亲刻苦钻研农业技术,后来成了乡农技站的技术骨干。二叔经过自学,由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成长为中学校长,最后进了县教育局直至退休。而老叔似乎不求上进,就连性格也不像他们兄弟二人那般耿直,说起话来常常让人不知真假,难以揣摩。

祖父平反后,按政策规定,可解决一子女就业,祖父祖母和父亲兄弟姐妹六人商量时,父亲、二叔和姑姑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这难得的机会让给了老叔,老叔遂进了当时比较吃香的粮食部门做了一名会计。

祖父、祖母离世后,老叔很少参加大家庭的聚会。而我中学毕业后,便来淮安读书、就业、成家,偶尔回乡也只是探望父母,因而与老叔见面的机会很少。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几年前了,我现在甚至无法想起他的模样。父亲每次聊到他,话语中多是不满。从父亲的描述中,我知道了老叔大致的生活轨迹,他辞掉工作后,一直以打工为生,生活比较困难,时常受到条件较好的姑姑们照顾。但姑姑们怨言颇多,嫌老叔将她们的照顾视为理所当然。在父亲和姑姑们的眼中,老叔就像没断奶的孩子,难以独立。由此,我对老叔的印象逐步变差,可老叔不以为然,他说,老叔其实心肠很好,是热心的人,十多年前有次大家庭聚会后,他还用摩托车载着我们去六十里外的车站呢。老公的话一下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我和老公挤在老叔的身后,秋风瑟瑟中,他载着我们一路疾驰。若不是亲情

使然,他又怎会如此辛苦相送?想到此,我的心不觉温暖起来。

去年夏天,我回乡探望父母时,久未联系的老叔不知从哪儿知道我的号码,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正在淮安出差呢。我向父亲提及,父亲仍一脸成见,说我的姑姑遭遇变故,日子正艰难呢,老叔还向她伸手,惹得姑姑伤心不已。我听后默然无语,老叔难道真的如此不通人情吗?

不久前,我加了他微信,老叔说他诗词兴趣浓厚,没事就爱填词、写律诗,并成立一个诗社,和社员们出版过诗集,并发表近期作品,谦虚地表示让我“审查”他的“作业”。我在欣赏了他写的诗词后颇感意外,初以为他只是消遣,没想到他真的在研究。而老叔的这些雅兴,我竟然从来没有听父亲和姑姑们提及过。也许,因为固有的成见让他们忽略了老叔的闪光点吧。

现在我每天都能看见老叔的新作,一次,我问及他的近况,他说,老叔我又要下岗了,给人打工不易呢。我顿感心酸,想着父亲

春寒料峭时节,一低头发现细雨下的绿化带中有许多不知名的小树开花了,粉粉的,小小的,满满的一树,让人感觉一下子措手不及,转而懊恼自己居然辜负了一树的春色。看着这满眼的春色,我突然想起了前几日,自己骑车进城,有风吹过,一阵浓郁的花香让我止不住四处张望。我下了车,四处寻找着这浓郁的花香,找了许久,才发现花香来自农家麦田埂上那一株株蚕豆植株里淡紫的小花。不起眼的小小植物的花香竟会如此醉人。蚕豆花是一种平淡无奇的花,它悄悄地开,默默地谢,不似其他花,想尽办法去争俏。

就在我沉浸在这浓香之中时,一抬眼,发现远处的水泥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只见他蓬头垢面,面色枯黄,骨瘦如柴的身子裹在破旧的棉袄里,一条不知道什么颜色的腰带胡乱地捆在身上,紧箍着腿的裤子显得那么的不合身,两只扭曲变形的手正在一堆垃圾中急促地翻找着什么。看见我正诧异地盯着他。小伙子朝我友善地一笑,这一笑使他那龇牙咧嘴的形象更加狰狞。我有些迟疑,但还是朝他笑了笑。小伙子拿着翻找到的物品步履蹒跚地离开,在路的中央停着一个平板车,车的一头铺盖着被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坐在被褥里,只见她两眼深陷,满面的皱纹如同一张枯树皮,脸上却有着一股宁静和祥和。

小伙子一边摆弄着手里的物品,一边和老太婆交谈着。老太婆的脸上漾着一丝微笑,小伙子撇着脚,使出浑身力气拉着载着老太婆的平板车,缓缓地行走,路过我眼前的时候,微微地笑了笑。看着他们渐渐远去,我内心一阵酸痛,一路恍惚来到学校。我把看到的情景告诉同事,同事告诉我,那个小伙子从小患上小儿麻痹症,家中还有一个哥哥,但老母亲瘫痪后,哥嫂便不肯赡养老母亲了,小伙子为了照顾瘫痪的母亲,便用板车带着母亲捡起了破烂,靠拾破烂和政府发放的一点救济金养着年老的母亲和自己。同事说完也唏嘘不已。

我听完后被小伙子的孝心深深地感动了,不由得对这个身患残疾的小伙子表示由衷的敬佩。是的,他就像那一朵朵平淡无奇的蚕豆花,在这春寒料峭中悄悄绽放,平淡中透出浓郁的清香。

“生活”与你相约

为了更好地展示涟水人美好的生活,《涟水日报》“生活”专版开设以下栏目:

绿色天地、服饰品位、人生百味、繁星荟萃、安东美食、百姓故事、我爱我家、人生旅途、婚姻家庭、永恒记忆。

投稿或联系方式:

1. 涟水日报全媒体平台
2. 邮箱 83300700@qq.com
3. 编辑电话 13912068615
4. 编辑 QQ 83300700

